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

列傳百三

蕭遘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子格 播從新書增

朱朴

鄭綮

劉崇望

兄崇龜 弟崇魯

徐彥若

父商

陸辰

鄭延昌

從新書增

王溥

從新書增

盧光啓

從新書增

韓偓

從新書增

柳璨

蔣元暉 新書增

張延範

氏叔琮

朱友恭皆從

蕭遘

字得聖

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

孫案下文當作五代孫

嵩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

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邁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

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爲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

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

皆薄之邁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

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倚邁之失貶爲播州

司馬途經三峽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

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衡邁心異之過峽

州經白帝祠卽所覩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

徵還轉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

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
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
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
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尙書監修國史遣少負大節以
經濟爲己任泊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
光啓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
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新書者從支詳爲徐
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節
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讐行酖
溥收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

損與凝古同謀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卽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邁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酖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勲壞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時田令孜專總禁軍公卿僚庶無不候其顏色惟邁以

道自處未嘗屈降是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孜請率禁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遘素惡令孜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孜聞玫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訴於遘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

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
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
士血戰之効將勤王之功業爲敕使之寵榮而更志在
亂邦與國生事召戎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
問不蒙見信翻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
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
閭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
可也邁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
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
涕不已昨去陳倉上無行意令孜陳兵帳下列卒堦前

造次迫行不容俟旦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
不深鑒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
功名益光圖史捨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
命玫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邁曰廢立
危事雖有伊尹霍光之賢尙貽後悔古人云勿爲福始
勿爲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玫退而宣言曰我冊箇
王子爲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邁爲冊文邁曰少嬰
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
筆乃命鄭昌圖爲之玫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邁
爲相署邁太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

縣邁在相位五年累兼尙書右僕射

拜司空

進封楚國公

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邁不協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邁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邁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跌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邁謝之而退邁爲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爲僞煊所污不以令終

人士惜之弟蘧時爲永樂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祕書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戮位終禮部尙書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溫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爲從事又從崔鉉爲揚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宏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爲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

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爲翰林學士
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
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爲御史中丞
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
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
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
宗幸蜀改刑部尙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
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
少保光啓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
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

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盤屋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屋剽剝之餘乞

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卽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觀羣公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翼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

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
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
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
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
營田使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
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
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
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
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

貴人無例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爲招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爲便語在濬傳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

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救於汴州朱全忠上章
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
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磎帝以大臣朋黨
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造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
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
翼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
廟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
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於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
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
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

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況比疴羸寧勝重委國祚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求久生不肯服藥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燠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

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僚
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麤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
書旣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
知公慊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
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
事廳受百僚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
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氏子
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八人未有爲宰輔
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

擢第乾符中累遷尙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

宗幸蜀拜戶部

新書兵部

侍郎

翰林學士承旨

中和元年權知禮部

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尙書

還京授司空再待山南還

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

昭宗卽

位

守中書令封岐國公

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

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

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

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爲行營招討

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

久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

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

曰相公勞師弊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羣侯相噬

禍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
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
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
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
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爲右僕射
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爲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
事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與李磎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
政惡李磎之爲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
之磎上表論列天子待磎益厚明年春復命磎同平章
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爲尙書令昭度

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曾兼此官乃賜號

尙父崔昭緯宗人鋌

新書作鋌

曾爲行瑜從事朝廷每降制

敕不便於昭緯者卽令鋌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

小有依違卽表章不遜至是李磻入拜昭緯謂鋌曰前

時尙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磻同列此人姦

織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

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優詔曉諭言

磻有才

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

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

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磻之姦邪請加譴逐制敕未行

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

其家收塋

贈太尉

崔昭緯

字蘊曜

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璪鄂州

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

閫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

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

始帝委社讓能調兵食以討鳳

翔昭緯方倚李茂貞王行瑜爲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

帝深切齒會

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

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

於侍從之司委以變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愼處身

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
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鋌之險巖連行瑜
之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璣
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
敗滅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於藩閫潛
請薦論不惟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
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
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
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
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

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
自姦邪旣露情狀難容尙示寬刑未行嚴憲投於荒裔
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
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
章曾無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慙咎惟謗朝廷
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
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
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旣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
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
斬之兄昭符仕至禮部尙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

中昭遠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繇官里
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擯
棄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爲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
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捭闔取貴仕
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爲太常博
士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
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
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

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
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
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
時王敬武初破宏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
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受僞命復怙強不迎
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齎詔宣諭
而侮慢詔使旣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
武愕然謝咎旣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
鞠場面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
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棄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

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卽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卽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勲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

宰相判度支

案紀濬光啓三年正月入相大順元年十月免新紀則三年九月入相大順二年

正月免中間無罷而復相文疑誤

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

强兵兵强而天下服上繇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偏於强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

因其奏乘全忠立功可斷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
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
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
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卽目之利也以
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
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旣二相俱論乃以濬
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
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
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爲東北面招討使

使駱全諱爲
行營都監

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

密樞

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
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爲
賊臣掣肘臣所以誓死憤惋爲陛下除其僭倖楊復恭
聞之不悅中尉內使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
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
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
面子復恭銜之時汴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
將朱崇節權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
汴人據昭義乃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
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潞州至潞並爲存孝擒送太原

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磁隰等州濬狼狽出含山踰王屋出清河拆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盡

全諱飲藥死建通去

李克用上章論

訴曰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錄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寃誠憤頓首頓首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撓亂乾坤悞陛下中興

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
臣持權面欺陛下況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
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
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
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
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
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
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伐之爲是則朱瑄時
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
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竊議爲臣怨嗟固非中興

之術也且陛下阽危之秋則獎臣爲韓彭伊霍旣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立事如臣者衆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軍以禮退舍匡威淺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內外吹聲一發短謀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况命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儻臣延期挺命尙固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弄邦典陛下疑旒端展何由知之今張濬旣以出軍微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闥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甘處憲章時克用令所擒中

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制曰漢武因恭儉富庶
之後建置朔方孫宏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宏有宰
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爲先拓境開疆爲末及孝宣值
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爭之五將尋罷果致中
興號爲賢輔况朕承天厭兵戈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
望皐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
倚注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清河當從紀作河間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戶
紀七百戶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以
盛名稱爲奇士繇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其必致小

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詢之詭謀
起無名之兵革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論勢莫能
奪輕葛亮渭濱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經歷寒暄耗費
百萬虛誕彰於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蔑聞燎原愈
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勤王奉國之軍懷歸本
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藩屏之仇讐欲使海內生靈竭其
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爲邱墟潛生厲階欲誰歸咎於
戲微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爾當何道
尙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廉鎮劇權武昌善地宜罷樞
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可檢校戶

部尙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尋貶連州刺

史馳驛發遣三貶繡州司戶參軍行至藍田關不行全忠爲申請詔聽使便

留華州依韓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乾寧二年三鎮

殺韋昭度帝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爲兵部尙書又領

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以兵見乃止三年天子幸華

州罷濬使務守尙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

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

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

匡復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爲謀主事

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

去矣蓋知其將篡也懼濬構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

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

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

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

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謀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

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汝自圖之勿以吾爲累冀存後

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

格由荆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用爲宰相中興平蜀任

園攜格而還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

濬第三子

播

竄於楊行密

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元宗保前致

制詰於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自乾寧之後賊臣內侮

王室寢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奇材以爲相然採於

羣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爲時嗤誚

朱朴者

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由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

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
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乾寧中爲國子詩博士書

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
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

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
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

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
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

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
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

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
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

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復
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
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
缺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

經濟才

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

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卽日

拜左諫議大夫平章事

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

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饒遠者以羨餘上

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

議論動爲笑端數月巖士事敗俱爲韓建所殺

朴罷爲秘書監

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字龍光父景

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

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

堂柱生槐枝替而茂旣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

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

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詆曳仆諸
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
終兵部
尚書

鄭縈者

字蘊武

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郎

金刑右

新書左

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

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縈移黃巢文牒請不犯郡界巢
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有
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
行密爲刺史送所寄於京師還縈縈善爲詩多侮劇刺
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
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王

徽爲御史大夫奏縈爲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宏徽爲中書舍人縈以宏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縈卽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議以縈匡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縈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縈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

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
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
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
遜讓不獲旣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詖諧終以物望非
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
二年卒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縈三人尤謬季末之
妖也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遂
爲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輔太宗起義晉
陽官至戶部尙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煙閣政會生元意

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元意生奇位
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獲嘉令慎知生娶仕至東
阿令娶生藻位終祕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
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最知名崇龜

字子長

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

員外郎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
崇龜爲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
和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
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
出爲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卒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他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而覺乘扁亡吏跡賈捕効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卽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因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既沒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崇望咸通

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參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宏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宏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尙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攷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僖宗

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旨以崇望爲諫議大夫旣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昭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尙書大順初同列張濬畫策討太原崇望以爲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稱兵闕下陣於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於左右俟門開卽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

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卽遁去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緊崇望之方畧也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珂李克用之子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三鎮

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昭州司馬
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荆南有
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搏再知政事兼吏部尚書
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東川以
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未至鎮召還復爲兵部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
冊贈司空

崇魯

字郊文

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

時兄崇龜爲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掌書記中

和三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

翰林學士僖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愷史館修

撰得不誅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新書知制誥二年杜讓能

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爲相翰林學士李磎同平章事

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邠岐之援讓能旣誅之後

權歸於已昭宗師李磎爲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

乃私與崇魯謀沮之及磎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

曰朝廷雖乏賢不可用纖人爲宰輔磎比依復恭重遂

居內職前日杜太尉狼籍爲朝廷深耻今則削弱如此

安可更遵覆轍乎由是磎命不行磎自十一月初至歲

暮聯上十表訴冤其詞詆毀所不忍聞磎亦劾奏其姦

楊守亮詆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

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絕巾慘帶不入禁門崇

魯向殿哭厭詛天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爲朱攷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攷沒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詈訾俚淺稽校警市人然

明年春復命礪爲平章

事昭緯召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礪

其年太原誅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

終水

部員外郎

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悲數日不食謂所親

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兒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爲太常少卿

宏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

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曾祖宰

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

或字秋卿幼隱中條山大

中十三年

案大中十三年誤

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侍

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

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

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使使有指

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

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贊紙為

鎧勁矢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東道節度等使

不能洞山棚為剽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

述捕捕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

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入為御史大夫咸

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為紀綱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

莞子食邑五百戶六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十年罷相檢

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吏部尚書

累遷太子太保卒彥若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

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卽位遷御史中

丞轉吏部侍郎

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檢校戶部

尚書代李茂貞爲鳳翔隴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

丞

新書大夫

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

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宏文館大

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

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彥若在已上欲事權萃於

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

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

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

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於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弟彥樞位至太

常少卿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

二郎中

陸展字祥文本名允迪

宰相贊族孫

吳郡人徙家於陝今爲

陝州人曾祖灋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

使父鄩陝州法曹參軍展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

僖宗幸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爲巡官明年

宰相孔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

冬召授藍田尉直宏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

柳玘奏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

屯田員外郎賜緋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

元日朝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展文思敏

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願

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展先成帝覽而嗟挹之

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元兄弟能作內廷文章後

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

至是每甚暑他學士輒戲曰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造勝天也以譏展進非其時

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三百戶三年正月

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卽無斯
例展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
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

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

案木紀覃王送彥若赴鳳翔事在景福二年展

乾寧三年七月始相或疑是年六月岐軍犯京畿覃王治兵之事然言於事前則展尙未相言於事後則不可云沮議未詳其誤

師之起也展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

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
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展沮議是月十
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復
授展工部尙書八月轉兵部尙書從昭宗自華還宮明

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戶

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贊孰忠於我偓曰展等皆宰相安有他

腸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

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展如此亦

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展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

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

五月進階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

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展奏曰鳳翔

近在國門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

未與之絕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展

沂王傅分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

授吏部尙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遷洛其年秋昭宗遇弑
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
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璵後爲緱氏令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
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
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
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尙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尙書無他功以病罷拜尙書左僕
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
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
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
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尙書會朱溫侵逼貶淄
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於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
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
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
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
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給
事中用李茂貞薦閔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
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尙主取
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
死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

左拾遺以疾解後累遷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僦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僦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剪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

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
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
偃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
偃崇門生也歎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
皆忌肩肩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
偃聞以爲不可肩不納偃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
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偃曰不然無兵則家
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肩聞憂未知所出李彥
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偃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

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倅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倅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能專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他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脣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倅勸脣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倅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俛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纓而召可也何必使出戟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俛求草俛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俛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艱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俛甚從皓讓俛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

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尙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肩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麵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肩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偓他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雩王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

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倅議附肩
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倅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
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倅侍
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
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旣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肩臨
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倅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
我爲知禮全忠怒倅薄已悻然出有譖倅喜侵侮有位
肩亦與倅貳會逐王溥陸辰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肩執
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倅所薦爲相者
全忠見帝斥倅罪帝數顧肩肩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

召偃殺之鄭元規曰偃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
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
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
偃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
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偃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
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侍御史歸
謁登州司戶參軍

新書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
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
倖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緊朴輩
不次而用脾豚孺拒軀牙趣亡而已一韓偃不能容
況賢者乎

柳璨

字炤之

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

弟也

案公綽傳公器從弟非再從

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

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人璧玼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蕘深重之蕘爲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璨以劉子元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元之失別爲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賤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磻頗厚洎磻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磻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

無幾召爲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旣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翼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卽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

判戶部封河東縣男

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

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

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
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
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
天變蔣元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卽首疏
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
載路傷害旣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元暉
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元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
李氏元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
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卽脅哀帝曰人望
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
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卽日就道全忠怒捕廷範令
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及元暉死而全忠患璨
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

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

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瑒死其宜矣初瑒遷

洛後累兼戶部尙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

使其弟瑀瑒坐瑒笞死

元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元暉爲

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瑱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追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元暉與張廷範內調必以告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元暉元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逕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

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元暉曰上安在昭儀李漸榮
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輩持劒入帝間遽單衣走環
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元暉以
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元
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
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
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
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
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
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元暉自持詔趨汴言
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兇逆
百姓焚尸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
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
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由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
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
以爲修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諡全忠恚九錫緩
也王殷潛其與璨等祀天祈延唐祚及元暉死璨誅卽
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輟於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
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
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溥朱宣戰以多

累表檢校尚書左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
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路
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
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於原與克用軍偕行
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
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
獵遊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馬三千遂長驅取
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
度使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
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
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
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
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
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
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貶崖州司
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
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李汾之氣紛如仁義之徒

殆盡狐鳴鴟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琨逖奮
挺揭竿之類惟効敦元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於問鼎
加以囂浮士子闖茸鯁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
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肩礫剝廬
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絜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
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旣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竭
生厲旣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
臨衰運

贊曰蕭召朱玫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
蠹自潰於中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

唐書卷第二百三十一

列傳三十一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張仲武

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父茂勲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籌

劉仁恭

從新書增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爲幽州軍校

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

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

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

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請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

色敗服饑寒無所貸巧內怨忿會張宏靖赴鎮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

囚其帥張宏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略至是

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詔以劉悟爲節度使

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

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

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宏

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宏靖不敢害可悉兵先

誅趙救燕朝廷度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

節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機

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

十萬請直賞軍敬寶厯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

宗初遷檢校司空

克融怒所賜疎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

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

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修理
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匹
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
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
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詔贈司徒子延齡亦遇害次
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穀

載義節度河東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

恒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

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
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

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寶厓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

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

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

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初張宏靖之四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

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僅廝畢行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邀襲父爵載

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

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滄景

策勲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賜白玉帶四年契丹

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新書四年誤

春爲其部下楊志誠所逐

奔易州卽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

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

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

又能恭順朝旨冊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
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
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
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回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
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
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回鶻將軍李
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捶驛吏
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

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饗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不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

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

發

以楊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

奏請別其心償母怨不許

載義

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楊志誠大和五年爲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

朝廷賜載義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鞠志誠亦與焉
遂於鞠場叫呼謀亂載義奔於易州志誠乃爲本道馬
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
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
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
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
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
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
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
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

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
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
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尋以嘉王運遙領節
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
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
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
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
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
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僉
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

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繫留矣志誠
遣將王文穎謝恩並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
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
書右僕射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元忠進志誠
所造袞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韉皆綉飾鸞鳳日月之形
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
元忠旣逐志誠詔以通王淳遙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
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
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後爲偏將陳
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雄

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

宰相

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俄而行泰又爲

次將張絳所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

亦未報

時仲武遣

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

曰絳與行泰皆是遊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

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

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

奏邀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

款因而拔用卽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

遙領節度

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

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

陵郡王

新書郡公

俄而回鶻擾邊時回鶻有特勒那頡啜擁

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

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

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蜀幕

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曠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

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回鶻使先是奚契丹皆

有回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謀至是遣裨將石公

緒等諭意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回鶻初遣宣門將軍

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
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
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回鶻烏介可汗旣敗不敢近邊
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部仲武出是威加
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爲之文其銘
曰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
胡滅之徵北夷颶埽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
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
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
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羌戎雜處

濺濺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
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霆聲沈機
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
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千旄蔽地爰命其弟
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兄之制代帥之勤威
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
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宏遠略終取單
于係之徽索陰山寢鋒亭徼弢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
蠻夷旣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仲武歷官至
校檢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卒諡曰莊

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為將卒

所圖三年冬託以游獵奔赴闕庭尋授金吾將軍以其族大

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坐以

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直方性率暴行豪奪之事坐以

咎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罝罟於道

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

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尚有尊於我以罪累貶柳州

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

新書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弋獵愈甚

盡識之見咸通中位至羽林統軍乾符中累進左驍衛

必羣噪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

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

右僕射進左金中和歲賊巢犯闕直方迎公卿恃其豪

吾衛大將軍多隱藏於第直方納招亡命謀欲劫巢或有告者由是

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巖納降
軍使父朝掖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
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
爲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年冬詔賜旌節
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
請以弟允臯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
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
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醫藥詔許之以子

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再上表進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冊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簡真幽府左司馬先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爲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部兵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簡會知力不能制卽時出奔遂立爲帥朝廷尋授節旌累加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性暴

勵眸子多白燕
人號白眼相公
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

司戶叅軍

李可舉本回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回鶻可舉父
茂勳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沈毅仲武器之
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
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而殺之聲云貢
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民
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卽降符
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
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

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爲已患遂遣使構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

遣軍司馬韓元

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邪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王

鎔

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有次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

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爲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爲

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

雲代交兵積年

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薊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

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

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鎔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

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井陘再乞師匡威來援

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

酣留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

據城自爲節度

天子卽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

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

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

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

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

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

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

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

美其山川乃共圖鎔

匡威爲鎔城郭繕甲指陳方略視鎔如子每

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爲

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

城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

壘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匡等表訴諸朝檄暴

鎔罪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強以報耻匡威部曲

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

進討下武媯二州二月敗燕軍於居庸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匡籌挈

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為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

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產於路不能進劉仁恭

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為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

葉十年而亡始匡威見逐歎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

歸克用以
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
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
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
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
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
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
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
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
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

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於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

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彊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興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

從周潛軍戰老鶚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
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
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
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
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
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
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
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
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樂
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堊土爲錢

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潁山爲茶號
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
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
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
遂有盧龍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
封不過千乘所以強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
圍之一地方千里而遙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
光荆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
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

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旨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或尋爲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